

世事流轉，人皆渺小。  
情真所在，剎那永恒。

阿茶 著

脂粉英雄  
奈何天

紅樓二十四談



阿茶女士《脂粉英雄奈何天——紅樓二十四談》即將付梓，得師妹蔡玄暉博士為介，受命作序，與有榮焉。與《紅樓夢》結緣於幼年，當時我是隨外祖母觀看徐玉蘭、王文娟主演的越劇電影。自此並非飲食枕藉不離此書，然一直抱有極深情感。《紅樓》書中雖多見兒女情事、家族瑣務，我卻認為是一個立體而開放的機制，即使老謀深算、江湖義氣、神怪邪魔……也無所不包，足堪舉一反三。因此數十年來，我對《三國》、《水滸》、《西遊》、《封神》、《鏡花》諸章回小說的興趣一直不及《紅樓》之高。不過，我縱曾於在職碩班、公開講座、電視節目等場合偶以《紅樓》為主題，卻畢竟不是紅學家。出於對現代舊體詩的研究興趣，近年開始關注所謂「詠紅詩」。今年春夏之交，承蒙學界同仁不棄，相邀參加「盛世之後」工作坊，計劃撰寫一篇關於紅學者宿吳世昌先

生（1908-1986）之《紅樓》題詠的論文。正值此時，玄暉師妹傳來《紅樓二十四談》的書稿，遂不假思索，一口允諾撰序。兩個月以來斷續拜讀，總因庶務猥雜，延宕至今方才得閒提筆，聊陳一二心得於下。若有不熨貼之處，還望阿茶女士及各位讀者多多賜正。

本書共分七章，依次題為〈正照風月鑑〉、〈三春過後諸芳盡〉、〈既憐詠絮才，又嘆停機德〉、〈薄命司內，萬豔同悲〉、〈何處有香丘？〉、〈玉品金心〉、〈無情也動人〉。每章皆以三、四篇為度，合計二十四篇，故云《二十四談》。每篇篇幅達三五千字，因此頗能剖析毫釐。各章標題或逕取自《紅樓》原文，或依原文剪裁而成，讀者一看便能窺知此章內容。如第一章〈正照風月鑑〉，便有〈賈天祥的風月鑑〉、〈王熙鳳弄權鐵檻寺〉；又如第二章〈三春過後諸芳盡〉，則依次談及迎春、探春、惜春的命運。如是皆與章題緊密扣連。不過再以此二章為例，第一章之〈賈母偏心為哪般？〉論及賈赦，乍看與風月寶鑑關係較遠；但仔細玩味，則知整個賈府、乃至整部書、整個世界，又何嘗不在鏡中？萬物自身也好、相互之間也好，何嘗不由鏡像鏡影組成、何嘗不是紅顏一白骨的雙面結合體？再如第二章中，並無專篇談及元春；但在第七章〈無情也動人〉論述寶釵、襲人

後，卻以〈元春省親實為「大夢一場」〉一篇收結。

「襲乃釵副」是脂硯齋批語的原話。而薛家全家進京的理由之一，卻是寶釵待選宮中。如此看來，寶釵身上是否也有元春的影子？或者反過來說，元春身上是否也有寶釵「無情也動人」的特徵？發人深思。復如第五章〈何處有香丘〉，章題雖來自黛玉〈葬花吟〉，但章內三篇分別談及妙玉、李紈、晴雯，而不及黛玉自身。綜而觀之，足見作者之篇章設計既基於《紅樓》，卻不囿於表層文本，而是從原書的字裡行間挖掘出深意，向讀者展示出諸多人物千絲萬縷、或顯或隱的關聯。

正因作者心思縝密、筆觸細膩，書中故能新意紛陳。如秦可卿一角，十三回之脂批云：「『秦可卿淫喪天香樓』，作者用史筆也。老朽因有『魂託鳳姐』、『賈家後事』二件，嫡是安富尊榮坐享人能想得到處？其事雖未漏，其言其意則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刪去。」又云：「此回只十頁。因刪去天香樓一節，少卻四五頁也。」正因曹侯刪去了一大段，導致可卿形象較為模糊。在新紅學開展的這一百年中，或猜度他與公公賈珍的不倫關係，或將她視為寶玉的性啟蒙對象，甚或因為其形象之模糊而對這種「神秘」產生好感，不一而足。本書作者指出：「可

卿虽身陷『濫情』，却不失真情。可卿有悔，她自然知道賈府之敗，或早或晚，已非人力所能挽回。一日落敗，賈府便枉稱一世詩書大族。因此，她托夢於鳳姐，將賈府之敗、運籌之事委於鳳姐，寄望於這位『脂粉英雄』能夠急流勇退，為家族尋一方退步抽身、安身立命之所。可卿說，『盛筵必散』，若能在祖塋處多置房舍田產，以其所出供應家塾，他日獲罪，此產不必入官，方可使子弟讀書務農，既可退步安身，又可使祭祀永繼。」就可卿之本性而論，自然迥異於賈珍等「皮膚淫濫之蠢物」。因此，她雖在脅迫下捲入聚麀之漩渦，卻不失純良美善之本心。十三回〈秦可卿死封龍禁尉〉中，賈珍在兒媳可卿喪禮中存在感十足，卻完全不見其子賈蓉的蹤影。這當然是曹侯的不寫之寫。但 87 版電視劇《紅樓夢》中有這樣一幕：這邊廂賈珍在東府裡說要盡其所有為可卿辦喪事，那邊廂賈蓉卻於玄真觀中在修道的祖父賈敬面前痛哭，賈敬只揮揮手，淡淡說了一句：「知道了，去吧！」這段小情節雖是編導所增，卻頗能得曹侯原意。賈蓉之「皮膚淫濫」固不減其父賈珍，也深知其妻可卿與賈珍之間不可告人的關係，卻依然悲慟於可卿之死，不難發現可卿之好是賈蓉都能感受到的。正因如此，可卿才有資格在寶玉的綺夢中幻化為仙姑之妹「兼

美」、許配於寶玉，一切就自然而然了。吳世昌〈兼美驚夢〉詩云：

仙姑有妹正當年，絕代佳人絕妙緣。  
不道迷津驚噩夢，芝田洛浦俱茫然。<sup>1</sup>

在我看來，太虛幻境中有迷津，大概與伊甸園中有蛇異曲同工。而本書作者說得好：「紅樓大旨談情，『情』卻具有複雜性和多變性。曹雪芹所談之情，跳脫出話本文學中『情』的教化功能。寶玉在太虛幻境中與『可卿』相悅，始於『悅色』，始於皮膚之淫，柔情纏綿，軟語溫存。然而，繼續沉溺於此，便會墮入迷津，深不見底，無舟楫可渡。因此『情』可謂『淫』的障眼法，『情』可生『淫』，『淫』亦可以生情。『情』與『淫』乃是辯證存在，情難辨真假，淫而無度，卻可墜入迷津。」誠然一語中的。當迷津中的夜叉海鬼要將寶玉拖下去時，寶玉卻失聲喊叫「可卿救我」，豈非火上澆油？黃士強老師曾論析道：「太虛幻境設有迷津，大觀園理應也安置迷津。迷津關係到小說宏旨，而『怡紅總一園之首，是書中大立意』，故迷津便選址在怡紅院裡。」「怡紅院中

發生的迷路阻路、鏡子障眼等情節均隱射了迷津。」<sup>2</sup>如是觀之，寶玉一日不悟，迷津中的夜叉海鬼就依然如影隨形——無論在夢中還是現實中。

又如黛玉，本書說她「『真』是知行合一的。她不以主僕論高下，紫鵲一心為黛玉籌謀，黛玉待紫鵲也一如姊妹，竟比一起蘇州上京的雪雁更親切。黛玉更不會在低落時拿丫頭們撒氣」。「《論語》有云，『不遷怒，不貳過』。熟讀四書的寶釵，必讀此文，必知此理，卻因寶玉無心之失遷怒他人。平日裡的寶釵，『大度』、『謙和』，湘雲以為的完人，卻犯了遷怒之失，只因寶釵心中尊卑有別，為奴者即使被遷怒、冤屈，亦不能以此為怒。」作者所引《論語》文字，乃是〈雍也〉篇中孔子評價顏回之語：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sup>3</sup>

- 黃琪瑩、張桂琮訪談：〈學津指迷：黃士強教授訪談錄〉，《華人文化研究》第九卷第一期（2021年6月），頁294。參黃士強：〈《紅樓夢》中的紅字與大觀園裡隱藏的迷津〉，《幼獅文藝》第310卷（1979年10月），頁78-97。
- [宋]邢昺疏：《論語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據阮元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學堂《十三經注疏》重刊本影印，1989年版），頁51。

1 吳世昌：《羅音室學術論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第四卷《羅音室詩存》，頁942。

孔子對顏回的欣賞、以及對其早逝的悲痛，是眾所周知的；在一國之君的魯哀公面前推舉故去的顏回，也不難理解。但有趣的是，孔子認為好學的門人只有顏回一人，而好學的證據竟是「不遷怒，不貳過」，這的確有些令人無法想像。實際上，顏回所好之學不僅是書本知識，更是如何做人。遷怒、貳過是我們每人每天都會觸犯的毛病，但顏回犯錯卻能內省諸己，而非「生意不好怪櫃臺」，且再不犯同一錯誤，日臻於至善。這比起那些敝帚自珍、將遷怒貳過文飾成所謂「真性情」者，相去幾何！雖然在不少人看來，儒家式的稱許恐怕未必能令黛玉的形象進一步生色，更或有附贅懸疣之感，但本書作者卻看出了黛玉的這般好處，令人激賞。或云「去聖乃得真孔子」，那麼我們是否也可以說「去狂乃得真寶玉」、「去狃乃得真黛玉」？推求曹侯之心，如此描寫黛玉，大概不止於把黛玉與顏回的早夭相映照吧！

再如本書關於迎春夫婿孫紹祖的析論：「孫紹祖有財而無品，尚在為躋身名門望族『苦苦』鑽營。孫紹祖為了謀求與世家大族結交的機會，可謂不擇手段。賈赦常年不好生為官，花銷卻派頭十足。黛玉進賈府時，賈政齋戒未見，乃是鋪墊政途；賈赦稱病不出，卻是閒散在家。賈赦如此『無為』，麗姬豔婦、

古玩字畫、牌局賭局，樣樣都是靡費的開銷。對賈府而言，賈赦這樣的子孫是敗家的根本，對於孫紹祖而言，賈赦這樣一味享樂的世家公子，卻是難得的機會。而孫紹祖對賈赦的滲透，顯然也是籌謀已久的。」

「以孫紹祖的家資，想要尋一門親事，不是難事。之所以一直未曾娶妻，則是在謀求世族大家的女兒，以求階層躍升，求官謀利。」「孫紹祖時常放言，賈赦欠其白銀五千兩，遂將迎春折賣，充債而已。孫紹祖之惡毒可見一斑。而其中所透露之資訊，足見孫紹祖曾為賈赦花過不少銀兩。賈府財力每況愈下，賈赦卻仍不知收斂。」此論深中肯綮，足見迎春婚事乃是孫紹祖蓄謀已久的結果，絕非賈赦心血來潮的決定。曹侯為何將孫氏稱為「中山狼」呢？東郭先生冒險救出幾被獵殺的中山狼，卻遭到狼的反噬。那麼，孫紹祖又得到哪些恩惠？無疑是賈赦助其「得志」。而所謂「得志」乃是以迎春的婚事為轉捩點，提升了孫家的社會地位。即使賈赦果真欠下孫紹祖五千兩銀子，但這區區五千不僅令孫家門庭煥然，還賺來迎春這般的媳婦，端的是「小往大來」。賈赦雖混帳，於孫紹祖卻有大恩。「金閨花柳質」的迎春成為這樁「小往大來」交易的「貨物」，委實令人扼腕。且迎春之凋殞，殆唯中山狼反噬過程的起點而已。

以上所舉幾例，足見作者之靈心慧眼。此外，一些真知灼見更俯拾即是。如：「賈母曾在女先生說書時『掰謊』，說這些才子佳人的話本，足見不真，恐怕是用來詆毀世家大族的。小姐身邊的嬖嬖都哪兒去了？只遇上一個清俊的書生，父母也忘了，書禮也忘了。賈母掰謊掰得好，打假打得妙。但是細想一下，難道沉浸其中的青年公子小姐信以為實麼？不是的。他們當然知道，故事裡都是騙人的，他們的人生必須遵循舊禮的約束，服從家族的安排。對於這些金尊玉貴的王孫公子、千金小姐而言，真實的活一次，哪怕一天，可能也是他們遙不可及之處。」時至今日，在環境與身心上經歷過一次又一次解放的我們，不還是仍舊要從文藝之虛構中去感知生命之真實？

又如：「許倬雲在《觀世變》當中說，中國文化的五倫是五種對應的人際關係，『有此方有彼方』。一方不符合人倫規範和行為標準，另一方也無須恪守其義務。父慈子才孝，兄友弟先恭。然而，強者凌弱，在所難免。為人子時，賈赦要求母親給予完全平等的『慈愛』，卻忘記了為人子應該盡的本分；在為人父、為人夫時倚強凌弱，邢夫人必得小心恭順，賈璉鳳姐稍有異議，便大發雷霆，以示為父的『威嚴』。」賈璉雖愛偷腥，卻畢竟明白事理。賈雨村構陷石呆子

而奪其家藏古扇、獻給賈赦取媚，賈璉便說：「為這點子小事，弄得人坑家敗業，也不算什麼能為。」結果被賈赦「打了個動不得」。這不由令人想起明太祖朱元璋要賜死功臣李善長，太子朱標大不以為然，勸諫說：「上有堯舜之君，下有堯舜之民。」氣得老朱當場想把這崽子殺掉。賈赦父子畢竟遠不及朱元璋父子，但朱標所言，的確就是許倬雲之論的註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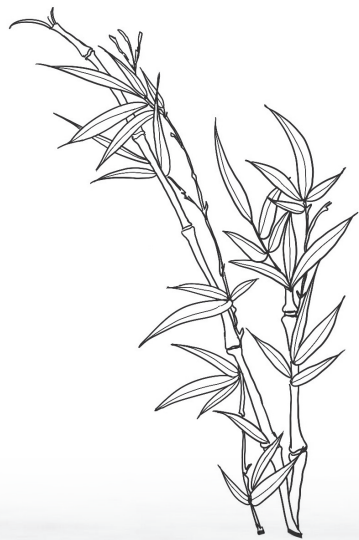
再者，本書更善於觸類旁通，引用多種歷史掌故、文學作品來輔助論說，令人耳目一新。如作者將第五回〈飲仙醪曲演紅樓夢〉與《太平廣記》中的唐明皇遊月宮故事相提並論：「明皇夜半月中去，品仙曲，聞密樂，卻仍參不透世間的真假是非。明皇以天寶盛世為真，八面威風，唐王朝卻已然危機四伏。如同警幻之言：『癡兒竟尚未悟！』馬嵬驛賜死楊太真，並不能挽回李唐王朝走向衰敗的命運。」真可謂獨到之見。又如書中談及妙玉，引用《詩經·陳風·衡門》中「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的詩句，論道：「姜女貴而未必仁。妙玉以人之世俗貴賤，評判高潔與否，實屬本末倒置。」「妙玉自恃清高，卻將人間煙火，認成污穢醜賸，雖得玉名，不具玉品。『試玉』、『辨材』終須時，妙玉所識之潔，非本性之潔，流於表面。」深得風人之旨。

以上絮叨許久，所涉及的仍不過全書之冰山一隅。書內行文有光風霽月處、有浩蕩淵深處、有玲瓏透剔處、有橫雲斷山處，作為文學篇章來讀，已自佳品。我久溺於論文寫作，筆觸乾澀枯槁、老氣橫秋，拙文竟冠於全書之首，實在有「蒹葭玉樹」之感。茲以七律一首收結，以為獻芹之意：

無端開闢記鴻濛，頑石點頭猶是空。  
鏡影玲瓏分滿月，桂馨窅窳拂清風。  
三春唯賸傷心碧，一卷偏驚奪目紅。  
二十四談意未已，尚疑身在赤瑕宮。

陳煒舜

謹識於烏溪沙壹言齋  
壬寅中元滿月之夜



給關於《紅樓夢》的書寫序，我是沒有資格的，雖說如此，出於對《紅樓夢》的喜愛，我還是欣然應允，勉為其難了。

我就職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從事皇宮建築室內裝修與裝飾的研究二十餘年，以往對於《紅樓夢》不過泛泛而讀。與《紅樓夢》結緣是很晚的時候。2015年深秋，紐約最美的時節，我應邀去哥倫比亞大學參加「清代戲曲與宮廷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央公園層林盡染，童話一般。會議間歇，學者們談起《紅樓夢》，涉及到書中的戲曲、大觀園的陳設、繪畫等。我從旁細聽，《紅樓夢》中有如此多與宮廷相關的內容嗎？

回來後，我仔細閱讀《紅樓夢》，不覺喜出望外，《紅樓夢》裡的居室場景、生活用器都是那樣熟悉，令人不知不覺就把榮寧二府與宮廷內苑混淆起來。正如本書寫到的元春省親，如夢如幻的場景，賈府的尊榮與

衰敗，却是轉瞬之間，讀來頗令人唏噓不已。賈府的衣食住行，處處能在宮廷中找到影子。例如林黛玉初入榮國府，所見的一磚一瓦、居室空間、陳設布置、亭臺樓閣，無一不反映出賈府的「皇家氣度」。於是，我開始做一點《紅樓夢》居室空間的研究，與《紅樓夢》結下了不解之緣，「一朝入夢，終生難醒」。大觀園的繁華盛景，讓人不禁聯想到圓明園的「竹子院」、「牡丹台」、「杏花村館」。怡紅院迷幻的空間，又讓我看到故宮的多寶格、通景綫法美人圖、長春書屋的古玩牆和倦勤齋的插屏鏡門這些充滿「真」「假」視覺幻象的裝飾藝術。我想曹雪芹正是借助虛幻藝術，造就了亦真亦幻的鏡像世界。

《紅樓夢》描寫「鐘鳴鼎食之家」的悲劇，它與宮廷人物的關係引發人們經久不衰的探討。其實，《紅樓夢》中的人間悲喜，確實與宮廷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沒有康熙皇帝的信任，就沒有曹家在江南繁華興盛、花團錦簇的生活。而如果沒有雍正皇帝一道諭旨，下令抄了曹雪芹的家，以致曹家一敗塗地，也就沒有曹雪芹的「揚州舊夢」和「燕市悲歌」。我想，沒有這種翻天覆地的變化，賈寶玉似的公子哥兒曹雪芹對社會、對生活就不可能有那樣刻骨銘心的感受，當然也就不會有《紅樓夢》。



阿茶將原著中刻骨銘心的感受，轉化為世事變遷下人物命運背後的刹那永恒。她筆下的大觀園，充滿了人情冷暖與文化哲思。她從「情」與「淫」的辯證角度，闡釋秦可卿故事背後可悲可嘆的女性命運。從「真」與「情」出發，揭示寶黛二人和他們的悲劇宿命，體現了「真」與「假」的終極討論，也寄托了作者對真情難留的無限慨嘆。

《紅樓夢》抄本在宮廷廣為傳閱，據說和珅把《紅樓夢》引薦給乾隆皇帝，乾隆評論「此蓋為明珠家事作也」。永忠、明義、弘玟等皇家宗室人員也都看過《紅樓夢》。慈禧喜愛《紅樓夢》更為人們所熟知，《錦綉圖咏序》、《骨董瑣記》以及《清稗類鈔》都記載了慈禧對紅樓夢的喜愛。這恰恰說明，《紅樓夢》是一部跨越民族與文化背景的偉大作品。

魯迅先生說《紅樓夢》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每個人看《紅樓夢》都能找到共鳴之處。我看到的，是如宮廷般豪華的「天上人間諸景備」的大觀園建築和精雅生活，阿茶則看見了人情冷暖和世事流轉，這就是《紅樓夢》的魅力所在。

故宮長春宮遊廊上，現在仍保存著十八幅清代晚期的巨幅《紅樓夢》壁畫，有「太虛幻境」、「寶釵撲蝶」、「湘雲醉臥」、「踏雪結社」、「怡紅夜宴」、

「兩夜訪黛」等作品，述說著一幕幕動人的紅樓故事，也讓人感嘆這部作品跨越時空的魅力。

阿茶曾是一位金融行業從業者，又做過多年知名媒體的財經記者。出於對《紅樓夢》的喜愛，她以所思所感，結合歷史文化，重讀經典，著書立說，難能可貴。時隔兩個多世紀，《紅樓夢》仍為當下的青年所喜愛，甚是欣慰。

故宮博物院 張淑嫻

於故宮南三所，北京  
二〇二二年六月

一萬個中國人，對《紅樓夢》就有一萬種解讀。

這部成書時間和內容範圍尚存爭議的小說，任由千帆過盡，始終是中文小說當中最具大眾閱讀基礎的作品。《紅樓夢》所記述的故事，多及兒女情長、貴府瑣事，兼述市井風俗、三教九流。而《紅樓夢》所引發的討論，則涉及政治、文化、社會、民俗等方方面面，吸引了不少大師學者、文學巨擘參與其間。這些討論遠遠超出文學評論的範疇，漸成「紅學」，並產生了多個學術流派。即便放在世界文學史的範圍內來看，這也是十分令人矚目的現象。

我所相識的一些學者，儘管其各自本身的研究領域分別在古建築學、社會學、歷史學，甚至在數學、力學、物理學，却都對《紅樓夢》懷有濃厚的興趣，有著深厚的閱讀感

情。市井百姓更是無人不知《紅樓夢》，他們有的讀過原著，有的僅僅觀看過電視劇、電影或者戲曲，却對寶黛的命運、釵黛的為人、可卿的身世自有一番見解。

我最初並沒有機會閱讀《紅樓夢》原著。家中的書架上，有一本名字大概叫做《紅樓夢詩詞》的書，年幼時讀過幾遍，基本上可以說是一知半解。2010年左右，我進入媒體領域工作，電子書正當其時，是通勤路上的必備之物。在最初下載的一批圖書中，即有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通行本《紅樓夢》，包括整個一百二十回的內容。一部古典文學作品，令我十分著迷，遂將前八十回讀了五六遍。驚嘆之餘，我開始思考，這部作品的創作背景與我們的時代如此遙遠，卻為何能夠一直保持這樣繁茂的生命力？

「百齡影徂，千載心在。」《紅樓夢》顯然具備這種力量。魯迅先生說，《紅樓夢》是一部「人情小說」，恰合第一回空空道人所言：「大旨談情，實錄其事。」既然是大旨談情的人情小說，凡人皆有情，有情則有心，有心就有立場。

在許倬雲先生的《問學記》中，他數度談及情與景。「大約天下事物，不能孤存。凡事經過交相輝映，

即能不再枯寂。」既然景中有情，心中有景，即使時空轉換，似水流年，動人之景仍能攝人心魄，入心之情必能千載永駐。

曹雪芹長於富貴溫柔之中，却歷盡家敗離喪之痛。他將所歷之難，化為白描文字，却不改其「淡而情真」的本質。那「一把辛酸淚」，自悔不假，這「滿紙荒唐言」，痴情是真。字字讀來，其間所涉之人、之事、之景，令人動容處，不免讓人想起杜甫的名句：「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紅樓一夢，亦真亦幻，前朝舊事，今朝新夢，非我所親歷，却感我心懷。

自互聯網視頻興起後，《紅樓夢》的網絡討論，頗有大鳴大放之態。放眼望之，華夷之辯、亡明之仇，是「解說」紅樓夢的「人氣內容」。文人高士，每作宏文，必有所托，若非如此，似乎不能稱之為偉大作品。如蘇東坡有《賀新郎》「乳燕飛華屋」一首，胡仔發問：東坡「寧為一娼而發耶」？好似「待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這樣的句子，必是形容君子之清高，而非女子之痴夢。

玉是精神紅為魂。周汝昌說，談《紅樓夢》，離不開「玉」、「紅」與「情」。《紅樓夢》所托之志，

竟真是「或情或痴、小才微善」之女子於幽微靈秀地，嘆無可奈何天。數百年後，我們再讀此書，難道不為其中女子之「幹才」、「志氣」、「識量」、「正直」所觸動？不為人在世間的種種真情、假意、無奈、彷徨、貪婪、落寞所慨嘆？難道這不正是《紅樓夢》經久不衰的魅力之所在麼？

我生於八十年代初，青春時期正值中國高速發展的八九十年代，生機勃勃，意氣風發。回首曾經，四季分明，年有年味，人有人情。我步入工作之後，是中國經濟高歌猛進的十五年，其間風雲變幻，頗有「你方唱罷我登場」的世事流轉，人在其中，更顯渺小虛空，易生無所適從之感。「兩儀既生，惟人參之，性靈所在，是為三才。」沒有人的世界，少了靈性，少了生動。所有的眼前風光，稍後不過衰草枯楊，若是迷戀於此，恐有正照風月鑒之憂。

《紅樓夢》寫盡富貴風流地、風月閨閣事，並不見「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也沒有濃詞艷賦、傾世之戀，却將世間人情世故、榮辱興衰、冷暖浮沉表達得生動不乏深沉，殘酷不乏柔情。在成功學仍然流行的今天，若能看懂《紅樓夢》，恐怕會少去不少煩惱。

天下文章，情真則不隔，情深而不詭。見慣世態炎涼，深知人情世故，仍是真情不改，自是無比珍貴。由此觀之，黛玉、湘雲、寶玉皆出一脉。而人言可畏、情淫難辨、才不逢時，又是多少人間的無奈！

我讀紅樓，感觸多於探奇，悟道勝於索隱。古今之大情，大略相同。《紅樓夢》所傳遞的人情態度，都能從上古神話、先秦詩歌、唐詩宋詞、民諺話本中窺得「同頻」之處。發乎真情之作品，都有相似的情懷與感悟，無須巧言點綴，自有其聯通「輝映」之法。沿著這樣的思路，我將所思所感，以風月鑒、人間情、奈何天、真與假等不同主題，將紅樓焦點話題擇出二十四篇，試著與大家一起，讀一讀這部經典。

本書的寫作過程十分曲折，既得到了許多鼓勵，也收穫了不少反對意見。我非常感謝這段艱難的創作經歷，似乎必要歷經磨難，才更能體悟這部作品的心懷。非常感謝紅出版的編輯們多次跟我進行細緻的討論，這些討論既天馬行空，又務實有效，時常讓我靈光一現，對成稿的幫助很大。

書稿完成後，我嘗試邀請香港中文大學的陳煒舜教授和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張淑嫻老師作序。令我沒有想到的是，兩位老師在閱讀書稿後，幾乎都是一口應允，並在百忙之中，為本書撰寫了富有情感、專業嚴

謹、生動真誠的序言。我相信，是《紅樓夢》穿越時代的生生不息，讓我們對這部永遠能激起中國人內心深處情感的作品，有著「相視而笑」的共鳴與感應。

從《神話傳說筆記》開始，我陸續閱讀過陳煒舜教授的四本著作，其間透露出的厚重人文歷史功底和融會貫通的奇思妙想，令人折服。張淑嫻老師從《局部的意味》發端，以多部學術著作將紫禁城的建築之美和裝飾藝術探討得淋漓盡致。梁思成先生在《圖像中國建築史》中曾說，中國的建築與中國的文明一樣古老，可以說一語中的。張老師的著作，讓我更深入地體會到文明的空間與時間、刹那與永恒。

構想封面設計的過程中，我不由得想起多年之前收藏的一幅李明先生的畫作，名為《藍色的夢》。那氤氳之氣、縹緲之思、慈悲之心皆在畫中，令我一見傾心。非常感謝李明先生此次授權畫作作為本書的封面主圖。

我還要特別感謝何利萍女士。我與何女士相識多年，她在設計工作中不斷尋求突破，又十分嚴謹認真。此次為本書創作的二十餘幅插畫，人物惟妙惟肖，場景質樸典雅，將我們的思緒又帶回到紅樓一夢當中。

感謝在本書寫作和出版過程中，給予我幫助的雷勇先生、蔡玄暉女士、邢亞妮女士等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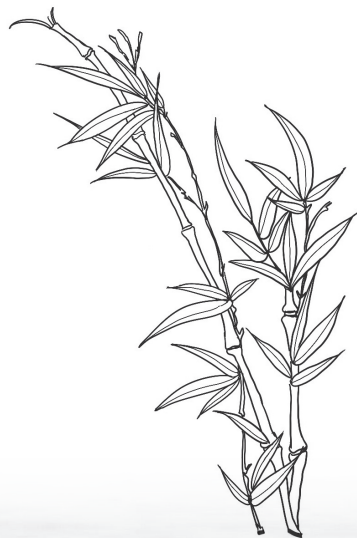
感謝紅出版負責此書的編輯繆穎女士，在疫情艱難的時光裡，為此書的創作思路、封面設計、稿件校對都付出了辛勤的努力。

本書所涉內容繁多，難免有不到之處，如有錯漏，歡迎朋友們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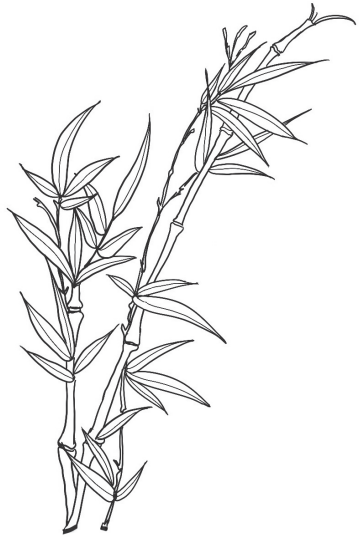
最後感謝我的家人和我的小貓咪。在這段寫作的時間裡，聽我絮絮叨叨，看我魔魔怔怔，陪伴始終，方有此書。

## 阿茶

於吐露港  
二〇二二年八月



序一	4		
序二	16		
自序	20		
<b>第一章 正照風月鑒</b>			
賈天祥的風月鑒	32		
王熙鳳弄權鐵檻寺	41		
賈母偏心為哪般？	49		
<b>第二章 三春過後諸芳盡</b>			
迎春何以誤嫁中山狼？	60		
探春縱有凌雲志	72		
勘破三春惜芳華	81		
<b>第三章 既憐詠絮才，又嘆停機德</b>			
楊妃戲蝶偶露嬌，嫦娥葬花頻拭淚			
——釵黛的輿論環境	90		
才高識遠蘅蕪君	101		
黛玉之死為何讓人痛心？	110		
鳳姐是否助推了金玉良緣？	120		
<b>第四章 薄命司內，萬艷同悲</b>			
侯門深深鎖二尤	134		
秦可卿的情與淫	143		
天外仙客薛寶琴	152		
湘雲的才貌仙郎何在？	162		
<b>第五章 何處有香丘？</b>			
妙卿不解檻外意	172		
枯木菩薩李宮裁	181		
芙蓉女兒因何而亡？			
——晴雯之死	188		
<b>第六章 玉品金心</b>			
瀟湘妃子玉為魂	200		
賈寶玉不過紈袴膏粱？	211		
寶玉「杜撰」中的事假情真	221		
從林紅玉到林小紅	232		
<b>第七章 無情也動人</b>			
釵襲亦是薄命女	242		
如蘭似桂無處訴			
——襲人的悲劇	249		
元春省親實為「大夢一場」	256		



第一章

正照風月鑒



## 賈天祥的風月鑒

好知青冢骷髏骨，就是紅樓掩面人。

賈兩村言，賈氏自東漢起，支派繁盛。近百年則以榮寧二府最為得意。榮寧二公身負戰功，子孫皆有蔭封。榮國公賈源一脈，至文字輩，代善長子賈赦襲官；次子賈政自幼讀書進學，擬以科甲出身，卻因父臨終上表，收穫主事頭銜、入部習學的恩賞。寧國公賈演一脈，至文字輩，代化長子賈敷早亡，次子賈敬襲爵，亦是進士出身，卻迷戀丹道，官爵竟讓兒子賈珍承襲了去。賈政對賈氏宗族子弟的教育十分看重，聘請族老賈代儒為家塾老師，教導子弟。寶玉等皆在家塾進學。

賈瑞，字天祥，代儒之孫，父母早亡，跟隨祖父母生活。賈代儒以家風嚴謹著稱，賈瑞卻不思進取，學業無成，更兼行為猥瑣，貪婪不公，毫無廉恥。

「痴心父母古來多，孝順兒孫誰見了？」《好了歌》所言非虛。

賈瑞醜態畢露之前，已經在賈氏家塾裡惡名遠播了。代儒年邁，賈瑞自擔任學堂監督。賈府親族甚多，有如寶似玉的，亦有家境清貧的。賈瑞是個「圖便宜

沒行止」的，在學堂內以公報私，勒索子弟，攀附豪強，行事不公。代儒良苦用心，終付諸東流。

「黑髮不知勤學早，白首方悔讀書遲。」對子弟進學的殷切期望，歷來如此，代儒也不例外。賈代儒不曾想到，自己的滿心熱切和規矩家法，卻管教出一個寡廉鮮恥的子孫來。

賈代儒對賈瑞可以說是嚴加管教，卻不得其法。賈瑞二十來歲，尚未娶妻，正是血氣方剛的年紀。代儒一心只願賈瑞於學業上進益，是個不問情由，只要不合規矩必要鞭笞棒打的守舊讀書人。

賈瑞見鳳姐起淫心，初次調戲，自以為得手，反被鳳姐誑騙。寒冬臘月，穿堂一夜，賈瑞幾乎不曾凍死。這樣光景回家，代儒以「自來出門，非稟我不敢擅出」為由，不給飯吃，罰跪在冷風裡，要賈瑞補出十天功課方罷。至於賈瑞為何如此狼狽歸家，在外如何行事，代儒一概不問。

紅樓大旨談情，情為性靈之人所生。人之所以為人，皆因有情。周汝昌說：「情，人之靈性的精華也。」代儒迂腐，自以為嚴厲約束，不近人情，就可保賈瑞不行差踏錯一步。代儒一老學究，不過以為賈瑞在外吃酒賭錢，何曾想到賈瑞竟生出如此心思？然而，賈代儒縱然年邁，也是歷盡一生人情，倘或不受制於道



學的桎梏，又如何不知賈瑞這樣年紀人的心思？

儒學並非無「情」，所謂「飲食男女，人之大慾」，以「禮」約束和規範人的行為，並非漠視「人欲」的存在。賈瑞年過二十，家教嚴苛，尚未娶親，思慕年輕女郎，實屬正常。代儒素以大儒居於賈府義學，非禮勿言。他從不與賈瑞好臉色，動輒家法伺候。代儒言行，絕非孤例。賈政也是板起面孔為父的典型。聞知寶玉調戲母婢、結交優伶，不問情由，下死力鞭笞寶玉。即便是寶玉吟詠展才，賈政也必要人前斥責，方顯嚴父本色。

代儒夫婦的管教，使得賈瑞幾乎接觸不到女性，更無體己錢可用。代儒任職賈府義學，收入有限，便更以寒窗苦讀激勵孫兒。有宋以來，科舉不僅成為寒門向上躍遷的唯一渠道，所獲得的榮光和利益更讓天下讀書人趨之若鶩。

古時勸學的詞句尤多，「寒夜讀書忘卻眠，錦衾香燼爐無煙」，「讀書不覺已春深，一寸光陰一寸金」，「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雖是如此，大部分讀書人苦讀十數年，卻未必能一舉而中，為官做宰，前途光明。

賈瑞被鳳姐教訓一次，尚不知已入迷途。警幻有言，富貴溫柔的盡頭，有迷津萬丈，深不見底，無舟

楫可渡。鳳姐毒設相思局，脂批有言，鳳姐之毒何如是？終是瑞之自失也。跛足道人眼看賈瑞迷途難返，與了他一面鏡子，天天看時，此命可保，只不可正照。賈瑞只看了一眼正面，便沉迷其間，不能自拔。

癩頭僧人亦曾對甄士隱說，其女甄英蓮（真應憐）「有命無運」，並曾有預言：「好防佳節元宵後，便是煙消火滅時。」士隱不以為意，誰知上元佳節，禍起燈會。

真言逆耳。

跛足道人之寶鏡兩面皆可照人，鏡把上鑿著「風月寶鑒」四字。以反面照之，可抑邪思妄動，切不可照寶鑒的正面。賈瑞看時，反面照人，乃是可怖骷髏；正面照人，則是婉轉美人。那溫柔富貴是假，白骨森森是真，貪欲一起，便會認假為真，墮入迷津。

賈天祥的風月鑒，正照反照，內有真假。反照為真，人皆不信。正照是假，人皆從之。

賈政曾問李貴，寶玉讀書如何？李貴回答：「哥兒已經念到第三本《詩經》，什麼呦呦鹿鳴，荷葉浮萍。」滿座清客都大笑起來。賈政便撐不住笑了，隨即又板起臉來，要李貴對代儒傳話，《詩經》、古文等虛應文章一概不用，只把《四書》講明背熟最要緊。

《詩經》是所有偉大詩人靈感之源泉。「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其談情，真摯熱烈；其言苦，感同身受。《文心雕龍》稱，《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這樣的詩句，老學究們認為，最易蕩漾年輕男子的心。人欲尚存，年輕人就會被這樣的詩句所打動，實屬人之常情。所謂「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不僅如此，詩賦的考核，在有宋一代的科舉考試當中便起伏伏，漸落下風。經義與詩賦之爭，分分合合，爭執不休。詩賦無用，策論為先，漸成氣候。熙寧年間，對經義的推崇達到頂峰。哲宗元年，恢復詩賦課程，科舉也恢復了詩賦考試。哲宗親政後，又恢復熙寧年間以經義為主的考核方式，一直持續到北宋晚期。這一重大轉變，深深影響了明清的科舉制度，八股取士，漸成主流。

《詩》不僅見人情，更見歷史。「興之托喻，婉而成章，稱名也小，取類也大。」比興手法，刺國君之失，言興衰之道。周既亡，諸侯建邦，孔丘編《春秋》。《文心雕龍》稱，夫子閔王道之缺，傷斯文之墜，於是「就太師以正《雅》、《頌》，因魯史以修

《春秋》。」《詩經》、《春秋》互為映襯，讀《詩經》與《春秋》，為詩為賦，以古鑒今。

宋初之時，國子監課程以《詩》、《書》、《易》、《禮記》和《春秋》為主，熙寧變法期間，王安石以《春秋》三傳皆不可靠為由，廢《春秋》而以《周禮》代之。梁庚堯說，王安石未曾禁止學史，但影響所及，士人多不讀史書。

詩文雖是賈政所說的「虛應故事」，卻體現人的品質與情操，反映人對歷史的理解與態度。

賈政並非真正迂腐。中秋夜宴，政老爺的笑話，頗具閨房之色。男人懼內，為老婆舔腳，作嘔卻不敢嫌奶奶的腳酸，惹得賈母與眾人大笑，獨賈璉和寶玉不敢笑。而賈政與清客們談及「林四娘」的傳說，也不免動容，言談之間，恐怕也想起年少時的庭前之志、浪漫之心。

眼前不見塵沙起，將軍俏影紅燈裏；  
叱吒時聞口舌香，霜矛雪劍嬌難舉。

賈寶玉的《姽婁詞》，對林四娘的描寫何等生動，將姽婁將軍的風姿表現得淋漓盡致，更將平生對女性的關懷躍然紙上。寶玉經歷了「勇」晴雯的生離死別，看到滿目瘡痍的怡紅院，讀過「輦前才人帶弓

箭，白馬嚼嚙黃金勒。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才能寫出如此真情。

而賈政也好、代儒也罷，深知科第之艱，更知應試之道。若不能嚴而又嚴，恐子孫荒廢學業、貽誤功名。

賈雨村如此兩面三刀之人，為何能成為賈府的座上賓？他亂判馮淵的人命官司，以同宗晚生自謙，三五不時向賈府獻好。雨村為討好賈赦，將石呆子構陷入獄，只為賈赦圖謀的幾把古扇。如果說這一層尚屬市井不堪，雨村以其「談吐韜略」，竟然深得賈政賞識，時常過府作客。賈政甚至要求寶玉與雨村多多晤談，能從其間習得經濟世故、人情練達。

寶玉如何看待雨村？厭煩至極。賈璉因未能討得古扇，鄙視雨村之伎倆，直言為此要人家破人亡，不算什麼能為。連平兒亦罵雨村，認識了不到幾年，生出多少事來。眾人皆知雨村為人狡詐狠辣，做事不擇手段，為何賈政這樣飽讀聖賢書的世家子弟，反倒引以為友呢？只因雨村所言，皆觸動賈政愛子心切、望子成龍的心結。賈政也好、代儒也罷，以科舉中第為綱，自然以子弟「進取」為樂，以兒孫「旁鶩」為憂，當然會以雨村之諂言為真了。

儒家之「孝」與「忠」，立於「慈」與「仁」之

上，「天命靡常，惟德是依」，無德不仁之君父，自無忠孝之子民。脫離人性的教化，難逃虛偽的命運。賈政為求寶玉走「正道」、考功名，嚴父為綱，不通人情，甚至聽信諂言，認賊為友。代儒為求賈瑞上進，命其監督學堂，發奮讀書，不念人情，不問緣由，只知鞭笞罰跪，命其誦讀經典。

賈天祥的風月鑒，照出的不只是色心貪欲，更是人情之真和教化之假。賈瑞正照風月鑒而亡，代儒尚不知賈瑞何以至此，更不知反思己過。痛心疾首的賈代儒，命人燒了這風月寶鑒，稱之為妖鏡，若不毀此鏡，遺害於世不小。風月寶鑒何辜？它不過是告訴世人，何為真，何為假，世人偏要以假為真，反認寶鏡為妖鏡。

百般憂念百般難，一度書來一度寬，經年間阻經年盼。

利名途禍患端，做閒官只守閒官。

常記三緘，常懷一寸丹。怕人情翻覆波瀾。

楊廷和閒居故里時，給兒子們寫出的這封信，才是飽經官場凶險後，對兒子的真切教誨。賈政、代儒若早悟此理，恐怕也無須強撐正經、望子成龍了。



## 王熙鳳弄權鐵檻寺

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  
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杜甫《貧交行》

王熙鳳是個見識頗廣的女性，上至迎接御駕，下至放貸典當，世事人情，躲不過鳳姐的眼睛。鳳姐從小玩笑間便能殺伐決斷，「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脂粉英雄，所評甚公。

元春省親之前，賈府的「裡子」尚未盡上來，省親之後，籌備賈母壽宴，鳳姐不得不與鴛鴦聯手，典當壽星的收藏，東挪西湊，為求遮羞。元春省親這件事，秦可卿曾托夢鳳姐，英雄惜英雄般地警示過，烈火烹油，不過曇花一現。


王熙鳳曾在夢中問可卿，榮華富貴如何保全？可卿苦笑「孀子好痴」，榮辱自古周而復始，豈是人力能可保常的？鳳姐在夢中猶嘆可卿所慮極是，雲板四叩，大夢方醒，鳳姐便將可卿的忠告拋到了九霄雲外。

「造孽開端實在寧」，賈珍與可卿的「淫」是賈府家敗的冰山一角。可卿深知，賈氏子孫揮霍金銀，

# 脂粉英雄 奈何天

紅樓二十四談

- 作者：阿茶  
編輯：Margaret  
設計：4res  
插畫：何利萍  
出版：紅出版（青森文化）  
地址：香港灣仔道133號卓凌中心11樓  
出版計劃查詢電話：(852) 2540 7517  
電郵：editor@red-publish.com  
網址：http://www.red-publish.com
- 香港總經銷：聯合新零售（香港）有限公司  
台灣總經銷：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136號6樓  
(886) 2-8227-5988  
http://www.namode.com
- 出版日期：2022年12月  
圖書分類：中國文學  
ISBN：978-988-8822-34-8  
定價：港幣98元正/ 新台幣390元正



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心。世界風雲變幻，頗有一番「你方唱罷我登場」的人間慨嘆。人在其中，渺小虛空，無所適從。而情真所在，即是刹那永恒。

《紅樓夢》這部發乎真情的作品，嘆世事流轉之下的人間無奈，更咏世俗社會當中的真情難得。此一理，於歷代優秀文學作品中均能窺得「同頻」之處，交相輝映，自有其法。

曹雪芹筆下「或情或痴、小才微善」的女子，其才幹、識量、志氣、勇毅，感天映地。而當今世界中，亦有萬千裙釵，秉「瓊林玉樹」之姿、具「草木性靈」之才，仍多有無可奈何之嘆。

本書以上述主旨為綫索，以風月鑒、人間情、奈何天、真與假等主題，將紅樓焦點話題擇出二十四篇，與大家一起，共讀經典。

作者之篇章設計既基於《紅樓》，卻不囿於表層文本，而是從原書的字裡行間挖掘出深意，向讀者展示出諸多人物千絲萬縷、或顯或隱的關聯；作者心思縝密、筆觸細膩，書中故能新意紛陳。

書內行文有光風霽月處、有浩蕩淵深處、有玲瓏透剔處、有橫雲斷山處，作為文學篇章來讀，已自佳品。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 陳焯舜教授 作序推薦！

ISBN 978-988-8822-34-8



9 789888 822348 >



專業出版 國際銷售

紅出版文化平台

加入我們：[www.red-publish.com](http://www.red-publish.com)

Mod. E.

上架建議：中國文學

定價：港幣 98 元正 / 新台幣 390 圓正